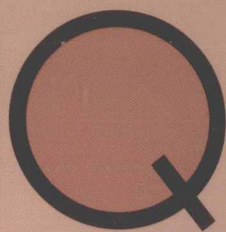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for the Youth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2010 年卷

→ 任智勇：《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 毕苑：《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

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

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

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中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书为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以公民教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10
年卷

Academic Forum for the Youth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10 年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97 - 2890 - 1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 近代史 - 学术会议 - 2010 - 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66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10 年卷)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吴 超

电子信箱 / jxd @ ssap. cn

责任校对 / 王红杰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17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440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890 - 1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吴棠与慈禧传闻之再研究	顾建娣 / 1
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任智勇 / 24
赫德与晚清中国驻英使馆	张志勇 / 72
激进与渐进：湖南维新变法的不同路径	贾小叶 / 98
清代北京中保人考	吴丽平 / 127
日本近代社会“实业”思想的形成与 杂志《实业之日本》	马 静 / 145
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初探 ——兼论清末民初国人英语观的嬗变	邱志红 / 174
清末文庙祀典升格与人心失控	李俊领 / 194
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外交交涉再研究	侯中军 / 216
五四时期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挽蔡驱傅运动	何树远 / 237
1923 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反抵制考察 ——以日本商人团体为主体	于文浩 / 258
20 世纪上半期的“过渡时代”观之嬗变	张 静 / 280

近代公民教育的兴起及转向

——以公民教科书为中心 毕 苑 / 299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过革命外交政策吗？

——兼论二三十年代“革命外交”话语的演变

..... 周 斌 / 321

陕甘宁边区的离婚法实践 胡永恒 / 344

改造时期国民党派系问题述论 冯 琳 / 360

构想同盟：1950 年前后远东“太平洋公约”问题

与美国对台政策 汪小平 / 385

试析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 杨婉蓉 / 410

香港在美国冷战政策中的作用（1949～1955）..... 吕 迅 / 439

农工转型与 1960 年代台湾农会业务经营的变化

..... 程朝云 / 467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赵庆云 / 489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外部市场研究

——以近代福州为例 水海刚 / 515

“动力缺失”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再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蒋清宏 / 529

吴棠与慈禧传闻之再研究

顾建娣

吴棠（1813 ~1876），字棣华，号仲仙、仲宣、春亭，安徽泗州盱眙（今属江苏淮安）人。由知县官至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举人大挑一等开始，到光绪二年（1876）去世为止，为官33年，其中近20年任职清淮，有9年总督四川，至今这两个地方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吴棠的传说，其中以吴棠与慈禧的传说最为著名。

四川的传说是这样的：“公由举人官知县，洊升督抚。相传官直隶清苑县时，有座师某公，满人也，典试于京，宿清苑。公谒师回署，命人以四百金赉之。适孝钦之父，送孝钦入都备选，卒于途。孝钦与母及弟扶棺北行，是夕亦宿清苑。满人例以名内上一字代姓。孝钦父姓，与公之座师同。使者赍金误送孝钦家。值在途窘于资，得此甚喜，遂以弟名书谢帖付之。公查知误送，甚怒。使者惧，请往索回。既而公闻悉孤孀扶柩状，心为惻然。亟命使者勿索，另具四百金馈其师。然公之姓名，孝钦从此刻骨矣。迨显帝升遐，两宫听政，公遂膺不次之迁，数年晋跻封圻。说者谓公谥之得‘惠’字，亦实所以示报云。”^①

① 周询：《蜀海丛谈》卷三《吴勤惠公》，巴蜀书社，1986，第187~188页。

清淮地区的传说大致相同，只是事情发生地为河下。大意说吴棠筹二百金致奠于河下业师灵柩，结果公差误投那拉氏柩船。吴棠前往一探究竟，顺便致祭。那拉氏得一素不相识之地方官赠仪，几如雪中得炭，且承亲奠，感念不忘。^①

这两则传说虽细节有出入，但大意都是说慈禧遭父丧后，与家人扶柩北上，经过知县吴棠辖区，得吴棠赠送赙金，心存感激。吴棠日后因此而发达。

淮安和四川，路途遥远，何以会有类似的传说？这些传说因何得来？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凭空杜撰？^② 而且，为何就是吴棠？

—

相关传说最早见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在其正文之末，有这样一段文字：

孝钦父任湖南副将，卒于官。姊妹归丧，贫甚，几不能办装。舟过清江浦，时吴勤惠公棠宰清江。适有故人官副将者，丧舟亦舫河畔。勤惠致赙三百两（或传两千两，非也），将命者误送孝钦舟，覆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闻舟中为满洲闺秀，入京选秀女，安知非贵人，姑结好焉，于公或有利。”勤惠从之，且登舟行吊。孝钦感之甚，以名刺置奁具中，语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无忘此令也。”既而孝钦得入宫，被宠幸，诞穆宗；妹亦为醇贤亲王福晋，诞德

① 戴文葆：《射水纪闻·书吴棠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161～162页。

② 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论文首推俞炳坤的《慈禧身世》（收入论文集《西太后》，紫禁城出版社，1985），据故宫所藏档案，对慈禧的身世进行考证，兼及一些与身世有关的传闻。此外论文还有朱树谦的《有关吴棠对慈禧太后微时有恩的传说不可信》，《扬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贡发芹的《吴棠与慈禧》，《滁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宗。孝钦垂帘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数年督四川。勤惠实无他才能，言官屡劾之，皆不听。薨于位，易名曰惠，犹志前事也。或传副将尝系狱，孝钦以眷属入视。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见，太后询狱中情状甚悉云。^①

恽毓鼎此录写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1914年公开发表于天津《庸言》杂志。此记述后来被多处引用，如《清宫十三朝》记道：“这那拉氏幼名兰儿，父亲叫作惠征，是安徽候补道员，穷苦得不可言状。死后遗下一妻二女，回京乏资，亏了个清江知县吴棠，送他赙仪三百两，方得发丧还京。”^②主要情节明显是恽毓鼎所录传说的简化版。

同在1909年，有两个外国人写了部书，名《慈禧外纪》，也提到这个传说：“有一皇室亲支某郡王，尝言慈禧太后之父歿于安徽宁国府任，遗寡妇孤子女，贫甚，几无以自存。回京无资，势将行乞。忽有一官赠川资于其友者，误送于慈禧之舟。其人因见慈禧家人困苦流离之状，生怜悯之心，遂举以赠之。其后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当国垂帘。此官陛见时，慈禧太后忆及往年之事，命之起，称谢昔日之惠云云。此言实未可信。盖有一满员穷死于官守，因附会于慈禧太后之父。闻此满员死时，慈禧家属已入都矣。某郡王所以为此言者，因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同治十三年，冀立其子，为慈禧太后所抑，颇怀怨望之心耳。”^③这是

①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附录一《崇陵传信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② 王皓沅：《清宫十三朝》（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据文业书局1948年版校订出版，第452页。

③ [英] 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1863~1945）、白克好司（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1873~1944）著，陈冷汰等译《慈禧外纪》（China under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is, 1910），中华书局，1917，第2页。

外文中最早记录此事的文字。

比较中外文人的文字发现，二者文字有别，说明传说已流传很久，以至于在华外国人都知道；这些传闻见诸文字都在慈禧死后的同一时期，说明外国人的传说和恽毓鼎的传说有不同的来源，因此二者都只是传说的记录者，而不是编撰者。传闻应另有来源。

据说吴棠曾亲口向人说起过类似的事情：

吴勤惠公（棠）宰清河县，有父执刘某为湖南副将，卒于任。其眷属扶柩回籍，舟过清江，系河畔，使人报勤惠。同时有已故广东副将惠澄之丧，舟亦泊于此，姊妹二人护之行，一身而外无长物，勤惠致赙银三百两，命人送交刘氏眷属，将命者误送其舟。姊妹见吴棠名刺，不知何许人。来者以邑宰对。二女哀惋，致感谢之词。来者登岸，尚微闻姊妹相语曰：“世间安有此轻财好义之宰官，真梦想不及也。”迨复命，勤惠大怒，掌其颊，必欲返壁。幕客程某止之曰：“闻舟中二女，系满洲闺秀，此行虽护丧回旗，亦入都应选秀女，安知其将来不为贵人？姑将错就错以结好，或于公有利，亦未可知也。”勤惠以程言殊有理由，遂从之，复封银三百两致送刘舟，且于祭刘副将毕，登舟致祭，姊妹益泣感，藏名刺于绸帕，裹而置奁具中。姊语妹曰：“吾拟姊他日若得志，万无忘此贤令尹也。”既而，长女果被选入宫，封兰贵人，旋为贵妃，仁宗宠爱甚，诞穆宗，晋位为后，即慈禧也。妹以姊之撮合，为醇亲王奕譞福晋，生德宗。穆宗嗣位，慈禧以太后垂帘听政，累擢勤惠至四川总督。在任数年，薨于位，谥曰：“勤惠”，盖犹不忘前事也。近人笔记记兹事者甚多，而言人人殊；即赙银一端，亦多寡不同，昔尝以此问杨味春表伯，公曰：“是皆隔靴搔痒之谈。”因为余述始末。公为勤惠东床，而亲闻诸勤惠者，其

言之征信详尽，于此可见矣。^①

此说是否属实，仍需辨析。如果此事为真，不管吴棠是否真对女婿说过，都可视为信史。如果没有此事，吴棠也没有说过，而是别人托言，则为无中生有。但是，即使是事实，吴棠是否会说也不确定。因为根据常理推断，吴棠在世时应该不会将自己的升迁归功于曾对慈禧有恩，否则显得自己无能；而且如果慈禧知道吴棠如此说，肯定会不高兴，甚至怨恨，因为那样等于是在卖弄交情，揭慈禧的短，而谁敢以那样的方式惹慈禧不高兴？因此，吴棠亲口说起此事的可能性应该没有。所谓的“征信”也只能是传说。

还会有别的来源吗？正如上文所言，“近人笔记记兹事者甚多”。除了以上版本外，民国还有一些不同的版本。《近代名人小传》中这样记述：“吴棠，字仲轩，盱眙人。孝钦后父惠征官徽宁池太广道，棠居其幕中。征歿，亏榷款，棠为筹措，家属乃得行。后以举人大挑知县，数司河工，擢知府。后听政，感前惠，两岁间拔至漕督。督办清淮军务，移闽浙。以阻挠造船，为左宗棠、曾国藩所论；而棠亦苦闽缺瘠。后知意，遂调四川。时蜀乱新定，棠至，托言与民休息，百度尽费。蓄梨园，日演昆剧，其婢为伶人盗之去，不问也。日食鸭一，鱼翅鲜肉各一簋，体益痴肥，人称为一品肉。官蜀九年，富至三百万，珍巽书画称是。穆宗恶之，而尼于后，无知如何也。后乞休去，卒谥勤惠。”^②此传闻存在很多明显的史实错误，留待下文辨析。从其所述来看，矛头主要针对吴棠，虽对吴棠的事迹有所知，但对吴棠的调转升迁恣意嘲弄。其叙述不可能别有所本，应是在原有传

① 陈瀚一（甘箴）：《睇向斋谈往》之《睇向斋秘录·吴棠之奇遇》，上海书店，1998，第79页。

②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崇文书局，1919，第44页。

说的基础上加进了个人情感，进行了重新创作，因此不会是传说的来源。

小横香室主人辑录的《清宫遗闻》中除了照录了恽毓鼎记录的传说外，还收录了另一个版本的传说：“闻西后垂髻时，雅好修饰。其父为正黄旗参领，因事褫职，贫乏不能自存。惟与候补知县吴棠有金兰谊，恒赖其周恤焉。时西后发初覆额，伶俐过人，因拜吴棠为义父，欲其掷果饵脂粉费，借资河润。吴棠果破慳囊，时为干女儿点缀钗环衣履，故西后每一出游，道旁观者皆喃喃作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是过也……吴棠后由知县开府四川，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①此则传说另起炉灶，内容明显不同于前述各则，当然不是前述传闻的来源。

《清代名人轶事》和《同光风云录》中记述的内容则更似小说，这里不作论述。^②

从清末传说最早见诸文字开始，到民国年间已经出现了面目繁多的版本。这些版本，都不是传说的来源。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已经无法考证出传说最初的来源了。

二

如此多的传说，皆言之凿凿，其内容是否为真，所述是否可信？

欲辨明传说的真伪，必先从其中的细节入手。将前述种种传闻的细节，归纳成表1：

①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卷二·记满洲姑奶奶》，上海书店，1981，第33页。

② 邵镜人：《同光风云录》，自由出版社，1957；王瀛洲：《清代名人轶事》，交通书馆，1917。

表 1

来源	吴棠	慈禧	慈禧父	扶柩者
《崇陵传信录》	孝钦垂帘日,勤惠已任知府;无他才能,屡被劾。功利。	任人唯亲 不信言官	湖南副将	姊妹
《清宫遗闻》	候补知县,与慈禧父有金兰谊,为慈禧义父,周恤慈禧家	知恩图报	正黄旗参领, 因事褫职	
《近代名人小传》	棠先居惠征幕,为筹措亏欠;后大挑知县,两岁间官至漕督;督四川,腐败至极	袒护吴棠	宁池太广道, 亏权款	家属
《睇向斋秘录》	功利	知恩图报	广东副将 惠澄	姊妹
《同光风云录》	急公好义,两劾两升。光绪十五年举人	知恩图报		母女三人
《清代名人轶事》	昏聩,先屡劾屡升,后终被咸丰帝罢官。升某藩后,曾陛见。纵容仆从需索门包			
《蜀海丛谈》	官直隶清苑,有同情心		送孝钦入都 备 选 途 中 即卒	孝钦与 母、弟
《射水纪闻》	慷慨大度,重情谊			孝女二人

从表 1 可以看出,每则传闻的细节各异,人物形象也不同。《睇向斋秘录》中的吴棠吝财、功利、贪婪,本欲索回误赠之银,经幕僚劝说才将错就错。《清代名人轶事》还说其纵容部下胡作非为。《蜀海丛谈》将吴棠塑造为有同情心的人。《同光风云录》中的吴棠则是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形象。记录者们写作时所依何处已不可知,内容之真伪、文字褒贬之含义也需进一步分析。

传闻中的细节涉及吴棠的履历、惠征的履历,慈禧进宫前和

吴棠是否见过面等问题。下文即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1. 由吴棠的履历看传闻的不可信

先看看吴棠的身世际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全宗档案中，有同治初年吏部造报的各省督抚藩臬履历清册，其中吴棠履历为：

漕运总督吴棠，安徽人。乙未科举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引见以知县用，签掣南河试用。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潘锡恩奏，遵保防汛抢险出力各员，大挑知县吴棠著免其借补，以沿河知县补用。钦此。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谕：李星沅、陆建瀛奏拣员请补沿河要缺知县一折。江苏桃源县知县员缺，准其以吴棠补授。钦此。咸丰元年三月奏调补清河县知县。十一月，管永丰坝事。二年九月，江苏桃源二次堵筑支河，议叙给予加衔一等。三年三月初八日奉上谕：杨以增奏，遵保丰工出力员弁开单呈览，升衔知县吴棠著以直隶州、同知升用。四年六月，丁母忧，开缺治丧，于百日后，仍著署理清河县事，一俟军务告竣，即飭令回籍守制。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杨以增奏，遵查练勇有效之署知县，请旨鼓励。等语。署清河县知县吴棠著俟服阙后免补知县，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即补，并赏带〔戴〕花翎。钦此。六年五月，接丁父忧。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福济、郑魁士奏查明剿办棚匪出力人员开单请奖一折。前任江苏清河县知县吴棠著免补本班，俟服阙后，仍留江苏以知府补用。等因。钦此。七年八月十八日奉上谕：邵灿、庚长奏查明徐州官兵攻剿捻匪并清江、安徽等处剿捻出力开单呈览一折。江苏候补知府吴棠著俟补缺后，以道员用。等因。钦此。八年五月初四日奉上谕：福济等奏击退临淮捻匪，协同克复六安、来安，并捻匪窜扰怀远，现筹堵剿一折。升用道、即补知府吴棠着准其免补知府，留于江苏，以道员遇缺

即补。钦此。九年十二月，邵灿等片：再，清河团练人数众多，查有丁忧服阙尚未赴省之江苏候补道吴棠，檄调来浦，督率委员绅董认真教练，俾缓急可持，实于地方军务良有裨益。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十年，署理徐州道。四月，补授江南淮徐道。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著派大理寺卿晏端书作为江北督办团练大臣，驰驿前往，并著淮徐道吴棠帮办团练事宜。钦此。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徐宿剿匪事宜，江南淮徐道吴棠暂行帮办。钦此。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谕：淮徐道吴棠著帮办徐宿剿匪事宜。钦此。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奉上谕：帮办徐宿剿匪事宜徐州道吴棠，帮办粮台，悉心筹画，并劝捐粮石、接济练勇，著赏加按察使銜。钦此。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江宁布政使著吴棠补授，并著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其江北镇道以下各员弁，著归吴棠暂行节制。钦此。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布政使任。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漕运总督仍著吴棠署理。钦此。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吴棠补授漕运总督，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仍归吴棠节制。钦此。^①

吴棠漕运总督一做多年，同治三年十月，因李鸿章监临江南乡试，暂署江苏巡抚，十一月回本任。四年二月，调署两广总督。未赴任。五年八月，补授闽浙总督。六年十二月，迁四川总督，直至光绪元年开缺。其间兼署过成都将军。

由此履历可见，吴棠的官运是亨通的。即使两次服阙，也未妨碍其继续升官。他升官的原因有两个：咸丰三年（含三年）以前因河工出力，咸丰三年以后因剿捻出力。因此，吴棠的官运亨通与其自身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咸同军兴的时候也是常态。曾国藩曾一

① 丁进军编选《同治初年各省督抚藩臬履历》（上），《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

次性保举文武一千多人，且无须事迹陈述，朝廷皆准。^①

以此履历与前面各种关于吴棠的传说对照，可以发现各种传说都存在细节上的错误。

其一，吴棠从未入过惠征的幕府，亦未帮惠征筹措过亏空，更未做过河北清苑县知县。这可从其履历简册得知；其二，吴棠并非在惠征死后大挑。吴棠于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而惠征死于咸丰三年。如果惠征故后吴棠才被大挑，那吴棠岂不是咸丰三年以后才被大挑？或者惠征早于道光二十四年前就已病故？其三，咸丰十一年九月“祺祥政变”后，慈禧垂帘听政，其时吴棠已官至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而不是知府。从大挑知县升至正式漕督，历时十九年而不是只用两年时间。且从未被咸丰帝罢过官。其四，《同光风云录》中更有两处明显的时间上的错误：“光绪十五年”系道光十五年之误。吴棠光绪二年已去世，光绪十五年岂能再中举？“同治末叶”系咸丰末叶之误。同治末叶吴棠已官川督多年了。吴棠陛见的机会只有一次，即官四川总督以后，进京陛见一次，而不是升某藩后。^②既然在事实上有如此多的错误，前列传闻的可信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前述传闻中有几则涉及吴棠的才能。有说他“昏聩”、“实无他才能”，沃丘仲子甚至称其为“一品肉”。只有邵镜人、周询给他树立的是正面形象。吴棠之才到底如何？

其实这个问题不需过多笔墨。前引吴棠的履历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即吴棠在河工和剿捻上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在中兴将帅中是有其地位的。光绪十五年，慈禧在“归政之始，追念劳臣”时给了很多已故大臣“赐祭一坛”的待遇，其中就有吴棠。^③吴棠以漕督掌握江北军政大权，李鸿章在奏及江北的剿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89，第305、347页。

② 陈庆年：《吴棠年谱》，《近代史资料》第75期，第109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五，光绪十五年正月戊辰。

捻形势时提及吴棠：“都兴阿、吴棠果能力堵淮扬，不使贼窜入里下河，则剿办较易，可幸者一。”^① 暗含对其能力的肯定，否则，应是“可虑”而不是“可幸”了。在四川总督任上，吴棠又抵制了朝廷的重修圆明园之举。“盱眙吴清惠公（棠）为四川总督时，闻皇太后有修宫殿之举，上疏切谏，以为天下元气尚未复，若汲汲于此，遐迩闻之，将议朝廷有逸乐心，无忧勤意。太后动容称叹。”^② 不管吴棠在淮还是在川，都颇优待士子，先后建崇实书院、尊经书院等，并令四川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吴棠在川督任内还查出了李光昭假贡木植案。因此说吴棠无才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传闻中还说吴棠是超擢升迁，当然也是错误的。吴棠从道光二十四年大挑知县到同治二年正式任漕督，已历时十九年。比起同时代的左宗棠，已算是速度很慢了。同是举人出身，左宗棠咸丰四年入骆秉章幕，至咸丰十一年已累功升至浙江巡抚，只用了七年时间。还有刘蓉，湖南附生，咸丰四年因军功以训导归部即选，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已补授陕西巡抚。只用了十年。快慢之间的差别在于左宗棠、刘蓉皆为湘系出身，参与镇压太平军，升迁得曾国藩之力；而吴棠不属于湘系，一直在江北做知县，只在后来镇压捻军后，才因军功升迁。曾李剿捻时欲江北军政饷权而不可得，吴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后，李鸿章曾急切想上疏催吴棠快点赴任，以便早日接替江北之权，因曾国藩劝阻而止。后曾国藩终借清口溃决吴棠有责任，将其赶离江北。之后，曾国藩建议新任漕督张之万将兵权直接交由李鸿章，勿管兵事。因此，吴棠离开漕督赴闽督任并不是超擢升迁，乃被挤走。据说吴棠任川督

① 李鸿章：《分路归取苏州折》（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294页。又见第37册附录《国史本传》，第414页。

② 姚永朴：《旧闻随笔》，黄山书社，1989，第153页。“吴清惠公”系“吴勤惠公”之误。

也是赫德提议,^①并非慈禧善解人意。

吴棠被劾时,慈禧也并没有不听。同治五年,清水潭决口,吴棠因负有督率之责而被下部议处。后来在四川总督任上因任用黜革之人为幕友,又被议处。在沃丘仲子和王瀛洲的笔下,吴棠腐败、贪婪透顶,纵容仆从需索门包。这大概源于同治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疏劾吴棠眷属抵川时,役夫三千余名,仆从需索门包,属员致送规礼,荒谬贪污、物议沸腾一事。该事经李鸿章查明并无其事,起因在于吴棠整顿四川吏治,得罪人而遭谤。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可见,慈禧对吴棠也没有宠到“言官劾之,皆不听”的地步。

2. 由惠征的履历再看各种传说在史实上的错误

吴棠官运亨通不假,但有恩于慈禧这件事经过考证,可能性很小。吴棠是否救济过惠征,还得看惠征的履历。^②关于惠征的经历,俞炳坤借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考证后认为:惠征生于嘉庆十年,原系镶蓝旗满洲人,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因慈禧缘故抬至镶黄旗。监生出身。道光八年到二十六年一直任吏部笔帖式。其后又任过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二十九年二月京察一等,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闰四月任郎中,兼工部保源局监督,同月十七日外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二月初六日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八月二十八日到任,驻芜湖。三年三月被开缺查处,六月初三日病死在江苏镇江府。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三联书店,1960,第425页注(1):“葛德立告诉作者(指马士——引者注)说,在一八六七年的时候,他正担任总税务司署的秘书,一天走进总税务司的办公室,他请他的上司注意京报上一道简派某甲为云南总督的上谕。赫德拿起他的日记,指给葛德立其中所记的一件事,即他曾经建议任命某甲为云南总督、某乙为四川总督,其实在这两个辖区中都没有对外贸易。某甲已经见报,在这段插曲的一个月之后,某乙也见报了。”

② 惠征的经历参见俞炳坤《慈禧家世》,《西太后》,紫禁城出版社,1985,第13~22页。